



◎ 陈家毅 本地建筑师 / 作家

为港把镜，为加把劲

序胡恩威《香港风格》

近几年在新加坡，因为参与“马来古区”百年老店屋的修缮工作，有机会接触到古区的资料，追溯老宅的历史。其中有张收藏在新加坡文物局的老地图，描述了英国人在1828年，如何瞄准新加坡河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在岸边布下了一盘影响至今的城市棋局。

手描的“市中心规划图”显露了当年远征者的野心。纵横有序的大小街道将区域块分出来；河嘴新了设行政区，面对在前有个草地广场。背后小山插上英国旗帜，是可瞭望南海的镇守基地。植物园、英欧区紧贴在行政广场的北与东侧。占大多数人口的华族，为方便殖民政府的控管，被巧妙的与本地马来族隔离；至今不变的“牛车水”和“马来区”，一早就被分别安置在市地图的左右两端。

闭上眼睛片刻，相似的地图浮上脑海；河嘴即是上海外滩和苏州河，英、法租界同样将中国人隔离开来；新加坡的规划初稿，也是香港从中环水边，两旁延伸开去的殖民城市雏型。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多年来我对上海、香港这两个城市虽认识不深，却完全不感到陌生的奇异原因吧。

带我们从台前转向布景的背后

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英国人在亚洲，由西渐东，从南上北，而后再南下。三个海港城市日常生活的操作，至今仍然依循当年留下的规格。快200年过去了，多少星迁月移物是人非，三个城市的居民添置、改造、修建，再规划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。三地人分别耕耘三幅田地，开出了不同的花，也结出不同的果实。

《香港风格》的读者对象显然是土生土长的香

港人。胡恩威为忙碌的香港人把镜，毫不遗留地照出城市自身的美与丑；匆忙间他们没留意到随时间流逝，身边环境巨大的变化。建筑物日渐密挤，街道上阳光日渐减少——现代亚洲人对“繁荣”的追求，导向普遍的误思。全书由香港岛先行探讨，细细梳理至九龙半岛。胡恩威的观察精准入微，描述自己的城市爱恶分明。

每当初抵香港，我总被车窗外的连绵山脉和水色吸引，随之取代的是连绵高楼，天然的壮观令人为之屏息，瞬间却变成了人工建物。三五天后更开始感觉到这城市自我给予的压迫感。虽有海洋、公园、山林也难以觉察，因为早已被办公或住宅大楼阻挡掩盖掉了。

香港市景本来就象舞台上帷幕拉开，令人赞叹的一台布景，层次多姿又有景深。它的色彩累积了港人多年的喜好、习俗，还有中西不拘，雅俗共存的开放性，产生的是谓“风格”。可喜的是浑然而成的香港风格毫不造作，可惜的是民粹美学日渐消失。《香港风格》带我们过街穿巷，从台前转向布景的背后，探寻这城市的框架和结构，从而引出经济的、政治因素的叩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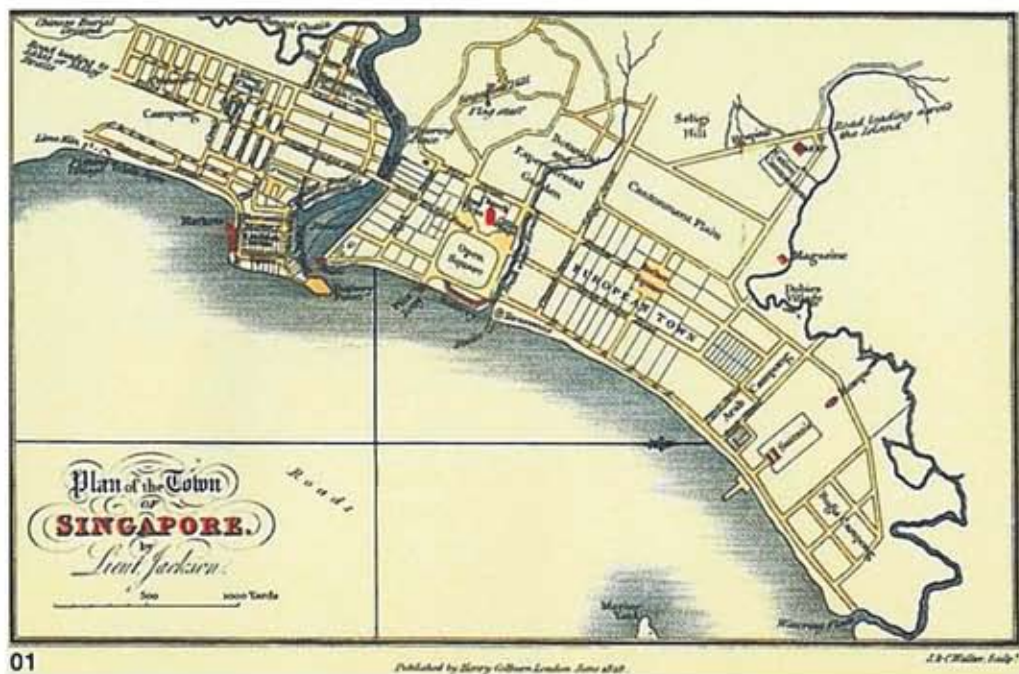
“风格”不过是种副产物，在香港尤其明显地被发扬光大，民间的多元性为香港打开了新可能性。无论是闹哄哄龙蛇混杂的旺角，或随街可见中西掺半的“茶餐厅”，皆反映了香港人的机智和应变能力。像“鸳鸯”这道地饮料，原创者还需有自信、胆识，和一点幽默感才行！

这一点胡恩威明白，他更清楚地知道香港地理位置的优势，但却又很无奈——建筑和城市被带动的商业行为所操纵，快速的被蚕食；政府无策的失

职，令他按捺不住，文字间流露一股气怒。毕竟，再富有的资本城市，还需要超越民间的行政力量来导航；优质未来生活才得以规划，建筑、街道、公园、广场得以组织、维持与发展。否则以利为先易的城市终会落得东凑西拼，甚至贫富悬殊的一个状态。

不太愿意在人前显露的温柔

胡恩威的文字保持他一贯的快捷敏思，阅读过程常要来回翻对前章后段，让人透视到他考虑事务的周详与全面。我不禁暗想，他向来态度认真，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毫不留情直批，饭局间常常（对文化事尤其）“威”严发言，语气慑人。背后往往又流露出他的怀旧，对钟爱事物带有某一种“温柔”。而这“温柔”，是他这位长年“黑衣人”所不太愿意在人前显露的，却不经意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。也是全书最好看的地方。



01

Published by Henry Colburn London June 1828.

J. & C. Walker, Calc.

因为他秉持的执著，所以“混凝土”或雅致的称呼“清水泥”，在书中原汁原味保持为港通用，外人看来也许觉得不甚文雅的“石屎”；同样地“芬兰浴”被拼成接近洋名原音的“桑拿”，“天花”为“楼底”等，港式中文的原创力，当然也是一种风格，油然而浮。

前半部多描述有趣味的城市角落和现象，后半部深进一步探究并讨伐城市政策的缺失；也以比较灰暗、难以瞻望到美好远景的笔调为全书结尾。令人掩卷深思，并且感慨胡恩威的孤立，和无助感。这也是外人所不太理解，为什么港人至今对自己城市还未太能建立起“归属感”，或未能对生长的地方有着“家”的信念。至少在2046到来之前，除了保留难能可贵的自身风格，香港能够做得更好更出众的，应该还有许许多多。

2012年6月于DH